爱

我以为自己是从不咋呼"我马上要 过生日啦"的人,应该没几个人知道我 的生日。可是某年生日那天,鲜花、蛋 糕、小小的手伴接踵而至。我惊讶,逐 一去问寄件人——我曾教讨的几位学 生。他们先只是笑,终于忍不住了说: "你忘记了?去年的今天你发过一次朋 友圈:女儿为我过生日。我们几个同学 就记住了这个日子,记了整整一年啦! 桑老师,我们也在悄悄爱着你哟!"

有人一直想念着你,有人悄悄爱着 你,这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甚至是多 么奢侈的一件事。因为这世上最贵重 的,就是你愿意付出的情感和时间啊。

有一次我在朋友圈里谈到正读着 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打算过阵再买来长 篇《刀锋》重温。隔了约莫两天,竟收到 学生小罗快递来的《刀锋》。她说:"我 先下手了,给你书架上添一本,平时需 要翻看就方便了。"

难为小罗了,她的忙超乎常人,既 要忙工作又要进进出出医院照拂长期患病的妈妈,怎 么还有时间遥望着她的老师! 怕老师冷了,捎来自己 织的披肩;虑及老师寂寞了,即刻送上书籍,这原本是 我的孩子们该做的事,她一一代做了,她心里一直有 我,却不声张一句。

知道我是个毛姆迷,常微信的老友和平时并不常 联系的年轻朋友会忽然发来关于毛姆的传记、书评甚 至八卦,他们说:"偶尔刷微信看到的,一看到就想起 了你,赶紧转来。

在疫情期间甚至有朋友把一个小咖啡馆挣扎存活 的视频发给了我,就因那小咖啡馆的墙上画着大大的 月亮,也画着六个小小的便士,分明是《月亮和六便士》 的艺术海报!我看了心头一暖,为毛姆,为小咖啡馆, 更为朋友知我爱我惦念着我的一片心……

现在的人,线上交往频繁,但是能专程见上一面特 别是登门做客的,绝对是真爱。记得几年前,我去华老 师家做客,吃到了她亲手做的面包,大加赞叹。临别, 她执意要把另半个让我带回去。这私房面包的美味, 一咬一口香啊!竟勾起了我也想做"面包师"的欲望, 第二天就下单买来明黄可爱的"华老师同款"面包机、 鲜酵母、面包粉、鸡蛋,兴冲冲地上手,谁知一 一做出的 面包不是小硬团,就是内里空洞,像马蜂窝一般。

把面包拍照发给华老师夫妇,他俩立刻打来电话 询问我操作的每一个步骤,像"远程问诊"一般细致。 无奈我做事向来"毛估估",原料用了几克几勺反倒说 不清道不明了。电话那头传来他俩的宽慰:不着急、不 着急,初次尝试,这样不错了……

谁知过了没几天,华老师夫妇又来了电话:在家 吧? 我们快到了! 做啥? 一起做面包啊! 原料? 我们 都带着呢!

那是-个高温天,朋友夫妇加我,将小小的厨房挤 了个满。俩导师一个掏出事先写好的操作要领,一个 戴上老花镜;一个发指令,一个做示范:鸡蛋两只,盐几 克,糖几克,油几勺,牛奶多少,面包粉几杯……及至面 包机启动,他俩已是汗涔涔,却顾不上坐坐歇歇,即刻 回家忙晚饭去了。

四个多小时后,面包机响起了欢乐的蜂鸣声:大功 告成了! 揭盖那一刻,华老师的电话也追了来:算算时 间要出炉了,怎么样?这次成功了吧?刚才那张操作 步骤给你夹在面包机的说明书里了,丢了也没关系,再 问我们要就是了!

那天的面包,没有添加膨松剂、香精和甜味剂,却 糅入了特别的爱的配方,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夕阳还未收尽余晖,这片千 亩涵养林就已被笼罩在轻薄的夜 墓中。去年仲夏的一个周末,我 和阿林等三四文友上午就动身, 来到这块市郊网红打卡地,先是 看过了几处花卉、特色农作物、鱼 塘等种养地和别墅村落,吃过了 农家小院的柴灶菜肴,随后在这 暮色渐起时分,沿着一条米白色 的水泥路,朝着那个萤火虫孵育 科普基地走去。

在网上传播的信息中,这个 新落成的基地,建有一座硕大无 朋的半透明棚舍,夏日之夜,一群 群萤火虫在大棚内外闪闪烁烁, 勾勒出一幅童话般的魔境,那天, 我们从城里赶来,最想看的就是 这样一幅景象。

那一刻,不少游客已络绎赶 往那里,路旁低矮的草木从中,新 渐地闪现出萤火虫的身影,几个 孩子开始了追逐的游戏。一位年 轻的妈妈,刚才还在训斥孩子,转 眼间却松开手,任他去撒欢,只是

风总是自作聪明,以

为别人看不见它。所以,

习惯了由着性子为所欲

为。其实,只要云在奔跑,

花草树木在摇曳,就知道

那是你在作祟。风喜欢自

由,故而遇到一切

阻挡,总设法降

伏。譬如那云,那

末,或兴于蝴蝶翅

膀的振动。开始是

那样微不足道,也

就一丝一缕,就像

童蒙屁孩,一个两

个,不一会儿聚起

风壮起胆子,席卷

着驰骋田野,把庄

稼、树木摁在地上。庄稼、

树木强项,待风一松劲又

直起腰来。风见了再摁下

去:"你服不服?"如此再三.

庄稼只能趴伏着装孬种,树

木被捩短胳膊,拔去枝叶。

那多半是风在海滩、旷野

上玩得无聊了,才跨过海

海、杭州湾的交汇处。那

倒真是个风云际会的地

方。东西南北风按季节会

盟于此。似乎没到过这

里,就不足以雄霸天下似

的。特别在季节转换或季

风来临时。那雨呀,雪呀,

雹呀,都是鏖战的血汗与

折损的箭镞。总要分出个

我的家乡柘林,在东

堤,与庄稼、草树较劲。

·帮。形成势力的

风起干青蒜之

盰

由

Ė?

花草树木。

捏,要用双手去捧噢!""我知道 的,我知道的!"孩子连声回答,语 气如同脚步一样轻快。

我们几个人看得有趣,差点 忘了赶路。

久违的萤火虫

赵荣发

无意中 -位坐在轮椅 上的老太太又 被众人簇拥

着,从一条岔道上推了出来。月 色朦胧,灯光柔和,老太太额上的 皱纹多了几分迷离。推着轮椅的 那位阿姨,看到我们关注的目光, 便笑着打起招呼:"你们也是去看 萤火虫的吧?"我们欣然点头,随 后探问:"老太太几岁啦?""快八 十了。""你是她女儿?""是的,今 天和家人带她来这里散散心,等 看过了萤火虫就回去。

'哦,大家都一样啊!"我们接 过话头,随即一起边走边聊开 原来,眼前的这位老太祖籍 苏南农村,老伴是个小镇上的竹

不要以为风总是金刚

-旦君临天下,它也

这儿嗅嗅,那儿瞧

瞧。见一个庄稼汉

在树荫下歇肩,就

撩拨其头发,吹干

皱缬间的汗水,还

在耳畔喁喁,直至

那汉子口涎直挂,

鼾声逐梦,梦见麦

浪滚滚。这时的风

往往善解人意,苦

夏的劳动者,在大

太阳下煎熬。怎么

不来些风呢? 当他

们这样想着,就凭

荷香, 夹杂着青草味、尘土

气。其实,它就躲在你身

它故意不声不响,没

-点动静,那其实是在与

你玩幽默呢! 秋天,田野

里满黄满黄的稻穗,在阳

光的抚慰下,做着成熟的

梦。稻草人也在打瞌睡。

风冷不丁蹿出,在稻穗的

胳肢窝里挠一下子,惹得

在田野里玩得无聊

,风也常常进村。它们

从弄堂涌入,或推开虚掩

的门,或从窗口翻入,蹑手

蹑脚地。进了村的风就没

了方向感,到处乱转。你

问它想去哪? 它自己也不

知道。就觉得好奇,看看

人究竟在干些啥。见亮着

稻穗笑得前俯后仰。

边,你想什么,它都知道。

怒目,那只是在攻城略地

有温柔的一面。它常常像

一头雄狮在领地里闲逛,

没忘关照他:"你不能用手指去 匠,两人育有一双儿女。后来,子 承父业,在当地成家,和父母住在 一起,女儿则考入了沪上一所大 学,毕业后就在上海成家立业,各 自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令乡亲

们羡慕不已。 "不料,两 年前,我父亲 因病过世,我

妈伤心不已, 一下子老了好几岁。"老太太的女 儿说到这里,语气沉重起来,"后 来,我和哥嫂他们商量后,决定把 母亲接到上海居住,这样说不定 就能让她换个心情。谁知她住进 了高楼,精神愈加不振,腿脚迟钝 了,眼力越来越不济,上个月刚去 医院做了个白内障摘除手术,今 天想着哄她出来散散心, 可她好 像并不领情。"女儿说到这里,轻 声叹了口气。

然而,就在此时,几只萤火虫 竟然不期而至,一闪一闪地飞到了 老太眼前,于是我们诧异地看到,

原本懒洋洋的老太,忽然睁大了眼 睛:"咦,这里真有萤火虫啊!"

老太的骤然而变,让女儿也 惊喜不已,她俯下身,贴着母亲的 耳边说:"嘿,我们敢骗你吗,等会 到了一座大棚那里,会有更多萤 火虫呢!"话音刚落,一个脆脆甜 甜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外婆,这 里有卖萤火虫的,等会我们带上 -瓶,回家后放飞到阳台里。

"好啊好啊!"老太太愈加高 兴地扬起双手,"等会儿到了家, 外婆就和你坐在阳台上讲故事!" "什么故事?""嗨,你外婆小时候, 也常和村里一帮小把戏,在大热 天夜里一起去找那些个纺织娘、 萤火虫,故事多着呢!

世间沧桑催人憔悴,可这又 何妨,只要冬季里能亲近雪花,夏 夜里看得见一闪一闪的萤火虫, 鹤发人照样会换上童颜——而也 许,老太的儿孙们,从那一刻起就 萌生了新的想法,于今已遂了老 人的心愿,让她越活越滋润了呢!

乘飞机赶了回来,此情此景, 欲哭无泪。

> 柄,器物上的把儿,柄是 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使 用后对器物的一种改进。有

了柄,使用者可以得心应手。生活中,器 物的柄朝里还是朝外,很多人通常不会 深究。但是,朝里还是朝外,往往可以减 少麻烦,上面的两个事例,如果柄都朝 里,结局就会好很多

> 生活中柄放置方向不当的 现象还真不少见。笔者骑车,看 到环卫工人的作业车停在慢车 道上,作业车上的扫帚柄和铁锹

柄常常朝骑车人的方向,为了避让,骑车 人只能借道,而后面开电瓶车的不明就 里撞了上去。笔者每次看到这种现象, 都会善意提醒。

如此看来, 柄朝什么方向, 绝不是小事!

柄朝里

郑自华

小心将正在煤气灶上烧着的锅打翻,万幸 的是,锅里的水还不是很烫,两人没有被 烫到,但惊吓不小。老王家下面条的铁锅 是单柄的,而那根长长的柄朝外,

再说一件事,老张在外地旅 游,突然接到家里电话,原来这天 中午,家里烧了一锅鸡汤,将鸡汤 倒入单柄搪瓷烧锅里,放在餐桌 上。那个四五岁大的孙子围着桌

中午,王阿姨在厨房忙碌准

备下面条,老王为了讨好太太,

在厨房里一会儿递块抹布,一会

儿送上盐罐。厨房本就不大,东

西堆得也多,在互相避让中,不

子不停地转,四五岁的男孩是猫狗都嫌 的年龄。突然,只听到男孩一声尖叫,大 家冲了出来,那个装有鸡汤的搪瓷烧锅 柄在外,被男孩打翻,一锅鸡汤倒在脸 上,惨状可想而知。老张接到电话,赶紧

空呼啦啦来了一阵风,带着 的煤油灯,它就掐灭;听灶 你别看风这样的大大 膛内火声呼呼,它探头张 咧咧、莽莽撞撞,它也有寂 望,结果烧着了眉毛,急急 寞的时候。寂寞了,就钻 忙忙从烟囱里逃出来,灰 进竹管、麦管,或把一张叶 头土脸,惊魂不定。有时 片放在嘴里, 呜呜地吹上

两股风从不同的方向进 入,撞到了一起,把额头撞 肿了。于是拿门或者窗撒 气,一下往里,一下往外较 劲。直至打在一个酒鬼或 者屁孩的额头才罢。 风也脾性各异,大多

很聪明,在哪里遇到阻碍 了,如果撼不动,就拐弯。 而有的风却很固执,明明 撞上了一垛墙,却不知道 拐弯,它不服,非要和墙较 劲老半天。它相信,终有 一天,这墙会被推倒。当 在村里,看到一垛倒塌或 伤痕累累的墙,我相信,那 一定是风的杰作。

老半天,把春夏的日子吹 得细而漫长。当然,有时 在半夜三更,它无聊地进 村,见人们都睡了,门窗都 关着,就故意撩拨那些荡 着的金属器具,碰撞出"铛 一铛"的空怅,使夜变得 长而寂寥。

时常看到蛛网缠住了 飞蚁、蜻蜓,也看到不知谁 下的网网住了鸟雀。它们 挣扎着,绝望着骂骂咧咧: 你有什么了不起? 有本事 去网住那风,网住我们想 飞翔的心。风似乎得到了 鼓舞,死命地刮,把蛛网刮 成口袋。风不知道自己也

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反而 帮了倒忙,网越缠越紧。 风有些泄气,倒戈而去。

秋天里,风在旷野里 卷起稻草、枯枝败叶,站成 一个巨人,扶摇而上。这 被村子里的风看见了,都 匆匆往外赶。我想把风关 住,可它们从细小的门缝 间拼命往外挤,或许是夹 住了尾巴,就呜咽个不 停。我想用手抓住它,用 口袋套住它,看看风究竟 是个什么东西。可一切都 是徒劳。

你想想,它来了又去, 怎奈何得了它?

万里始访得,临门步却轻。世界 文化遗产-—澳洲第一大岛塔

港监狱",选址于三 面环山一面临海的 荒古险绝处。而 今, 筆峰耸翠, 满坡

后,许多建筑被拆或毁干从林大火,这 块地方逐渐成为一个小镇的中心,幸古 狱遗址得以保存和修葺。

民地历史重要一页,今之澳 人不少也是这些"移民"的

厚厚斑斓落叶的树丛间,步步声 碎,步步微弹,想象着当年的情 景,回味着历史的奥秘,琢磨着英 国作家毛姆的话:任何瞬间的心 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

1956年10月起,中国香港 "文坛三剑客"金庸、梁羽生、百 剑堂主在《大公报》上联袂开设 《三剑楼随笔》专栏,轮番刊发 散文随笔。金庸先生在此撰写 一篇《谈谜语》的妙文,称赞谜语

'闪烁着很灿烂的智慧的光芒",披 露他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过"猜 谜歌",还引用了旧时一首谜底为从 一到十10个数目字的谜语诗。文 章结尾写道:"杜甫有一名句'无边 落木萧萧下',以这句诗作谜面打一 个字,答案是'曰',因为在六朝时, 东晋之后是宋齐梁陳,齐梁的皇帝 都姓萧,萧萧之下是陳,陳再无边和 落'木',变成一个'曰'字。这种谜语,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了。"这条字 谜以晦涩别致而著称,连胡适亦曾 在名著《红楼梦考证》中提及过。谜 家亢廷鉁在《纸醉庐春灯百话》里称 其作者系成都廖明轩。

金大侠不仅谈谜语,而且在武 侠小说中也植入猜谜情节。如在 《射雕英雄传》第30回,黄蓉与一灯

金大侠巧制人名谜

刘茂业

大师的弟子斗智,书生念了一首诗, 要黄蓉打四个字:"六经蕴藉胸中 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 枝横, 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 大如斗,掩却半床(床)何所有。完 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 黄蓉答道:"'六'字下面一个'一'一个'十',是个'辛'字。'杏'字上加 横、下去'口',是个'未'字。半个 '牀'字加'大'加一点,是个 '狀(状)'字。'完'挂冠,是个

'元'字。辛未状元,失敬失 敬,原来是位辛未科的状元 爷。"此谜最早出自明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江阴举子袁舜臣, 辛未年(1391)在赶考灯笼上书写上 述诗句,立志要夺取当科状元。学 识渊博的金庸将其"融梗"过来,既 衬托出黄蓉之聪慧,也使小说平添

趣味。《射雕英雄传》时代背景 发生在南宋,用这个明代故事 来演绎似乎穿越了,但诚如另 一武侠名家梁羽生所言:"小 说是无须考证得那样严谨 的。读者诸君,当'小说家言'看可 也"(见《七剑下天山》第5回作者 按)。另外、《笑傲汀湖》第5回中也 有条游戏之作:"灵珊师妹出了个灯 谜,说是:'左边一只小狗,右边一个 傻瓜',打一个字。"谜底正是小说主 人公令狐冲的"狐"

或许是对上述那条"匪夷所思" 的字谜情有独钟吧,金庸还借鉴它

"现挂"制作人名谜。2007 年,他与南开大学教授陈洪 会面,当场写下灯谜:"陈洪先 生教正:诗圣有诗暗合先生大 号,'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萧萧下者'陈'也。弟: 金庸。"这里的"陈"就是用"萧萧下" 之法来扣合,"洪"是大水,契合"滚滚 长江"。老杜名联竟可诠释教授姓 名,宾主无不莞尔。



斯马尼亚岛"亚瑟

古狱绿苑

镀绿,古木参天,青径深幽,若不 是散落大公园中的牢房、石灰窑、兵营 房、造船厂、警戒塔等30多座建筑物的 断壁残垣,谁能想到它竟是近200年前 '地球的地狱"……此狱1877年关闭

亚瑟港监狱是澳洲殖 后裔。游客罕觏,世 界静谧,我徜徉在